

漢

陂

集

漢陂集卷十二

誌銘

東孺人張氏墓誌銘

華州舉子東君實既喪其配張孺人卜以嘉靖癸未十一月十八日塋庄南先塋謂予繼室與孺人從兄弟知孺人乃來鄆杜請予銘其墓孺人者咸寧東川張公之女也公諱鸞仕為刑部左侍郎配恭人許氏生孺人是為成化乙巳五月二十五日也是時公為知縣南樂而許恭人無子乃極愛其女不幸甫七歲而恭人卒繼恭人亦許氏乃又無子又極愛孺人弘治丙辰公在京師

為御史而東君之父諱思恭為兵科給事中先是給事  
公之兄考功員外郎諱思誠與東川公同舉進士交游  
相愛故東川給事二公者稱為通家又相愛甚厚是時  
東君與孺人俱從游京師年德相將兩家門閥若此又  
相愛是故結好云而一時鄉大夫率相賀張得佳壻東  
得佳婦踰二年不幸給事公病卒然是時東君之母薛  
夫人卒已父祖母郭宜人在堂以為君獨有繼母姜氏  
終鮮兄弟欲早婚未幾太宜人亦卒其後壬戌東川公  
為浙江按察副使而東君乃始入浙奠鴈乙丑秋東川  
公擢為大理少卿同道至彭城東君挈家西歸既見家

徒壁立東君將有圖又資素志甚憂孺人勸之曰書中  
自有屋努力何鬱鬱為子東君大肆其學舉正德  
癸酉鄉試而已卯復同入京師卒業太學君學日益營  
文日益忙乃舉進士屢不第孺人不以為戚而曰丈夫  
磊磊如此暫困耳終必遂之于是復歸故里舍嘉靖三  
午冬東君又以會試北上是時孺人已抱病不得已強  
別而明年癸未正月十一日乃遂不起東君在京師聞訃  
甚痛蓋孺人壽僅二十九歲又無子又未能相與永訣  
視殯殮故公為予道其事惜泣不已初孺人之歸也未  
及事其舅姑甚恨乃獨有姜夫人姜夫人嚴怒即孺人

伏地終日跪乞數不歡不起以此姜夫人恒為解頤于  
其卒也哭之如喪其女其餘諸母妯娒下至媵婢無不  
哀孺人者孺人性警慧其姪時東君夜誦詩讀書從等  
聽之輒記一二或質問大義亦了然又解書在太學時  
東川公及許恭人之喪東君以孺人素羸恐病不欲聞  
而孺人自見其卦言知之後聞東君言東川公例得祭  
葬又自為書寄其弟張珊具以聞後竟得之然伉儷東  
君者二十二年未嘗齟齬作及自獨勸其宗飲乃更甚  
苦東君以是思念不能忘銘曰  
其處不怵其貴弗驕琴瑟靜好以莫不饒未竟而隕君

子是戚是勞其道不澆

明故奉訓大夫四川順慶府蓬州知州閻君允

中墓誌銘

閻君允中者諱源字允中鳳翔隴州人也自曾祖秀以上家世為農至其祖璿始從學受經始鄉試仕為縣學教諭教諭公生四子而長子諱仲實是鄉試第一尋舉進士歷官吏部考功郎中遷河南左憲政公配淑人王氏生三子允中其中子也允中少時穎異絕人而是時伯兪介學有端緒矣于是參政公愛其中子令勿舉苦之參政公有弟諱仲字官至兵部尚書是時已舉進士

為御史極愛之。中復令從學。闈舉子所受易於政公。一日見其文喜曰：兒更若是矣。後又受易於崖馬先生。所西歸為州學。弟子員提學。副使潘先生試論張良勸沛公燒絕棧道。極許之。中事在弘治己酉。而予是時亦游縣庠。聞而慕焉。具年秋鄉試。與之中同遊旅舍。見其詩學。唐人書行草。學右軍帖。以為發解無疑。乃不第。而予不意先登。然私心未嘗不畏之中也。弘治癸丑春。予游太學。與故進士長安童秉慶。今都御史岐山楊宗文。戶部主事鳳翔孫敬之。同舍講學。而敬之與之中交善。敬之有母老在堂。之中殷勤焉。乃以書抵敬之曰：有負吾

友敬之見書而泣而予與東坡宗文玩其詞翰相與歎  
息蓋吾三人者亦皆與允中友也是時遂庵楊先生提  
學關陝又極許允中乃乙卯秋舉鄉試第六人人以為  
屈其後會試乃又屢不第正德戊辰予在翰林允中時  
時過訪謀予欲謁選吏部然須髮雖已半白予候其氣  
尚嶽嶽不衰勸之乃止及辛未春乃又不第于是謁選  
為滁州知州是時予由吏部左遷壽州同知相去近聞  
允中始下車即其去繁賦罷不急之役勸課農桑專養  
長老旌顯節義教授學生徒諸生貧不能婚葬者量與  
給季課月試經其指受靡然嚮風夫郡中諸尼寺悉與



撤毀嫁其尼民間築亭瑯琊山南名曰來風又修築  
翁亭故基暇與郡中學士大夫游咏其間先是衛指揮  
率侮郡守郡守不能制允中止色御之無不屈服者壬  
辰春予器壽州會見諸郡盜起不能歸允中遣使賜書存  
問拳拳甚至也其後盜壓滁境允中戮力捍禦有郎某  
者武弁之子也幸賊至謀為內應或以告允中允中命  
左右縛之獄其黨即日解散賴以無事賊復南走大江  
今兵部尚書彭公總制殺賊素知允中令處幕府書策  
相得甚歡賊平還郡乃秋水災民鈔不給允中告於漕  
運都御史張公發粟賑貸全活者衆當道推其才能問

勞之使結轍于道然允中不善俯仰遇事嘗爲即爲時  
所忌諱由此被譏調四川蓬州比至首新廟學財不告  
費力不勞民事在紀功之碑營山盜久肆暴掠居人畏  
之如虎允中以計擒之百姓歌曰猛虎莫凌有闕西關  
羅丁丑春朝覲考察百官會當道者有隙遂罷歸里舍  
允中在蓬州時嘗致書存問予不絕旣歸與予約遊南  
山紫閣諸峯然竟不至予聞其田園甚樂以爲不久當  
至也孰意其卒蓋嘉靖壬午十一月某甲子也距生天  
順己卯十二月壬戌享年六十有四歲云闕氏自教諭  
公以經術顯名乃生叅政尙書二公叅政公生長子价

起家翰林庶吉士擢監察御史四川左叅議叅議君生子欽舉進士爲給事中累遷河南右叅議尙書公亦有子舉于鄉其相繼舉者又數人焉于是隴州閻氏赫然爲關西世家云而九中當此全盛之時略無驕矜縱誕之氣事父母生盡其養死能哀毀葬之以禮周人之急揮金不吝嘗欲置義田贍族人官祿薄不果所著詩文章有岍山集載在家傳配張氏先九中卒張氏者太醫院判三原張徵之女也有婦德事在墓誌語中生二男子二女子長男鈞醫學典科次鉉州學生女二一適鳳翔府學生鞏大年一適國子監生清水張詔側室羅氏

生二男子鈺金俱夭折死乃有女子二人長適涇陽趙  
經次適國子監生涇州閻瀛公等卜以卒之明年癸未  
某月某申子合葬亥弦蒲張夫公之墓屬其父之門人漢  
陽府同知張綸述狀請予為墓誌銘銘曰

吁嗟允中遽至是邪天其謂何滁人之思蓬人之歌知  
君者以君為宜不知君者諧言孔必謂非命邪吁嗟允  
中吾見其美不知其他勒銘茲石耿不可磨

明故朝列大夫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

議五泉韓子墓誌銘

今年春五泉子抵予書曰秋當過訪鄂杜蓋正德庚寅

夏五泉子嘗訪予別六年矣得書喜甚朝暮幸其至孰  
意其死也五泉子且死謂其兄苑洛子曰必敬夫銘我  
墓嗚呼吾尚忍銘吾五泉子邪五泉子者諱邦靖字汝  
慶同州朝邑縣人也姓韓氏蓋自稱曰五泉子父曰蓮  
峯先生諱紹宗仕為按察副使母恭人闔氏蓋弘治戊  
申閏正月初一日子時生五泉子是夜恭人夢五色雲  
中奏成韶之音已而玉女十餘持蓋擁一童子入室覺  
而生五泉子五泉子生而靈異三歲而能誦古詩百首  
四歲而通孝經小學五歲而讀論語文王至德篇掩卷  
若有思者蓮峯先生問之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八歲

而通舉子業十四而舉于鄉二十一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武功康德丞愛其才推為庶吉士不果明年己巳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乃奉部檄十庫監收庫宦官不為禮五泉子自坐前席宦官怒給曰部尚書至因起徹坐五泉子詰之答曰公無預庫事者止一飯耳五泉子曰然則我當去矣答曰當置者案五泉子曰豈有置案不預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置案案尋又監收黑窟殿主殿者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歡五泉子不顧自起視秤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未幾抽分浙江市舶去矣先是抽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于商為羨餘以

自白五泉子乃下令曰非巨木若竹木成器者不稅絕  
課舊領府幕官乃奏議寄布政司不與府幕官以部使  
者侵漁而府幕易與耳又奏議以為抽分司刑獄宜下  
按察司以防出入詔皆奏可故事抽分司餽鎮守太監  
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用之黨五泉子固  
不與金劉太監怒知其為人不怒愈益敬之會宦者  
從京師來倚其近倖索抽分錢甚急劉太監從旁勸曰  
幸無求韓主事我當有以贈公也及代入奏乃課額不  
足部尚書及工科給事中皆以法劾五泉子五泉子亦  
自劾求罷會國老有知其故者賴以無事壬申春南北

畿內河南山東諸郡盜起天子命將征勦工部官劄一  
人前除當前除者數人知可懼不敢往言之部尚書有泣  
下者次不及五泉子部尚書知五泉子素勇可使數日  
五泉子五泉子殺然請行後亦有天幸不害其歸邊昌  
外郎都水司出奉密撥清查直隸山陝諸路歷年班匠  
銀兩無見其民貧乃奏議罷徵是時急于用財不許後  
以乾清宮災竟罷之而天子于是方以災異下詔求直  
言者五泉子歸上疏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  
亂向背之際甚可畏也陛下即位以來朝政不脩經筵  
罔御盤遊無節狎近居儉推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



路百度或違庶事冀勝府庫空竭閭閻流散盜賊災異  
荐至迭興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頤者乾清  
宮災陛下下詔求言天下之人莫不祈望以為陛下翻  
然悔悟轉危為安也然徒事虛文不脩實政臣不意奏  
罔有施行而部官黃體行乃又甘以言罷去天下人心  
莫不沮喪以為陛下遭此大異乃復如此是悔悟無期  
而治安不可望矣離不可收也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  
國搖故漢儒有土崩之言先哲有搏沙之喻伏望陛下  
以社稷為念將各官章奏采擇施行前後言官待罪之  
人並黃體行取回錄用于以收既散之心迺將來之

福澤天下國家不勝幸甚疏上天子震怒下錦衣衛獄  
給事中李君鐸率衆論救之乃得奪官為民其後御史  
師君存智范君輅給事中徐君之鸞皆奏起用皆不果  
辛巳秋今上卽位起為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于是感  
激奮勵單車就道草好平楹權豪歛跡然分守道故無  
印由比多弊乃奏議請照提學官事例給關防不報是  
時天子脩定策功封爵太濫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奏  
例開銀章者數千餘頃皆為豪家占種乃前後上疏論  
列又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議請發內帑  
賑濟不許為之憮然泣下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

盡矣不從者責有所歸也獨奈何自苦如此答曰言而不從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于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為也復抗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侍郎臧公乃鳳經略邊務嘗奏書薦之而曰臣見左參議邦靖穎秀夙成操心平正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以身率士裨補治道巡撫都御史楊公志學給事中俞君集亦奏薦之皆不果五泉子慮其舊疾復作乃上疏乞歸于是都御史張公文錦奏留之而謂宜陞本道兵備副使以慰軍民之望然歸志已決乃復上疏報未下即行御史朱君寔曰臣奏書薦之而曰部尚書問自相

師交名節交相砥礪乞將邦靖病痊起用邦奇者死在  
子也更部具奏上報曰如御史議西歸之日軍民遮留  
道上以萬計號泣不忍舍去五泉子亦為泣下而嘉靖  
癸未二月初十日抵家于是謁孔子廟揖縣令拜先隴  
牲見於祠堂欄觴壽母與諸兄弟燕會終日甚樂也乃  
十八日病損食不豫死洛子為迎醫甚衆乃愈蓋病四  
月初十日衣冠如平生呼死洛子曰我其逝矣十九日  
必大雷雨即為我戒衣衾又曰先君之歸在是月二十  
一日我強待之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果大雷雨死洛子  
為正寢然已不能語而搵首死洛子泣曰待二十一日

平乃首之及二十日而死洛子復問曰歸在明日乎不  
應死洛子痛哭曰吾弟力不支矣又首之已而果卒距  
其生蓋三十六歲云配安人屈氏生一女無子以族子  
仲譜後卜以六月二十二日葬南陽洪先生坐自五泉子  
卒後太恭人哭之不已死洛子廢寢食哭蓋其平日孝  
父母者甚至終身不違顏色蓮峯先生病履處其側者  
四月餘及卒哀毀幾死其事伯兄縣令君邦彥及死洛  
子及處其弟國子君邦翊極兄弟骨肉之愛有朋友忠  
告之尤血又嘗為其姊李孺人吮疽鄉人蓋嘗立碑表其  
孝友云而其愛民之仁律已之潔食用之儉細行之必

平臨事應接之敏其事皆可善者不具書其在浙得代  
歸而同年趙推官者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  
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此人所難  
能者書之為世楷法至于韓氏世行所由來遠具載道  
出峯先生墓誌語中亦不書銘曰

予在京師見五泉子七言絕句詩類杜子美及解縣為  
子誦其古歌詞浸淫唐初過漢魏矣觀朝邑志其亦文  
章之洪麗乎夷考其行蓋曠世之英全德之士也乃不  
詩死嗚呼天邪孰為五泉子邪

明故文林郎直隸河間府靖海縣知縣張君墓

誌銘

君諱鏗字尚節姓張氏咸陽縣在廓里人也曾祖諱昇  
仕為雲南布政司理問祖諱宣受義民爵父諱英為邑  
學弟子受毛詩才高善屬文人呼為張才子張才子必  
舉進士然屢試場屋竟不合于有司抱負才氣鬱鬱而  
卒是時君母杜氏生有三子而君前時為少子以此杜  
夫人愛之甚至也其後伯兄鉞傳毛詩學復為邑學第  
子卒父業君既壯從而受學焉亦為邑學弟子未幾鉞  
不幸死君亦未抵于成人曰張才子之業終乃未就也君  
于是感激專精苦志果舉甲子鄉試三而累舉進士不

不見其母老乃就還安邑在安邑三年庶不矯世惠不  
干譽剛而不害和而有制蓋嘗清鹽課之宿弊沮中貴  
之擾入裁之以法理主之以無心事既能行禍亦不及  
于是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俱有間勞而母杜夫人迺  
養于茲也見其若是喜其為加一滄然君平日孝養母  
氏者且備又少子故杜夫人實安樂云庚辰春述職入京  
師吏部改君靖海知縣靖海雖小邑然密邇京師為水陸  
要衝煩勞十倍安邑平居亦已為甚會天子南巡狩往  
返于茲又諸郡盜賊群起百姓愁苦不能聊生君所為  
供億弭補之者各有條理境內晏然安堵無害君是者



又三年然是時杜夫人年已九十矣老不能就養不勝  
階岳之思君佈而歎曰嗟乎吾方寸亂矣又何能理政  
事治百姓也於是潯城西歸不幸遘疾歸未至竟卒逆  
旅舍中其年嘉靖癸未三月十三日也距生成化壬辰  
二月初十日得壽五十二歲而以卒之三年乙酉二月初  
七日葬某地先塋之次君配賈氏生四子崇禮崇寧  
崇恩崇福又有孫女二人尚俱幼也正德癸酉秋君嘗  
訪鄴令程萬里予後見君長身脩髯魁梧美奕奕也以  
為必舉進士且壽孰意其止此然郎官百里之寄不小  
而兒子崇德嘗從予游已後舉鄉試今崇禮又為邑令

弟子俱以毛詩專門顯名必有舉進士者于是張才子之業大振其後世矣然實自君始乃為之銘曰  
父為才子兄以才嗣皆不壽死我聿作之其子和之自我人之世業既興歸報父兄維永攸寧清渭之陽言卜其藏終焉允臧

張安人東氏墓誌銘

秦州張氏本河南大康巨族也自居隴右幾世而有刑部左侍郎諱錦侍郎公配淑人劉氏生五子而長子潛繼舉進士累官山東左叅政叅政君配安人生子之桀世其家學以尚書繼舉鄉試于是隴右名德世族率歸

張氏云之槩既舉之三年而嘉靖甲申正月二十五日  
安人以疾卒華州之槩奉其父命撰述安人世行請予  
為墓誌銘安人者華州東氏之女也父謹思誠仕為吏  
部考功員外郎安人生有異質精女事又通孝經小學  
其母郭安人及大母郭淑人絕愛之有富家自千里問  
名吏部公拒不許太淑人以為誤矣公曰吾將擇文士  
何說富既見叅政君喜曰是吾壻未幾吏部公病卒京  
師且卒呼其女曰他日善事君子君子當不吾負弘治  
壬子叅政君年甫弱冠果舉鄉試是年冬安人來歸其  
侍侍郎公官京師劉淑人外慈而內嚴凡晨昏及賓祭

饑具悉去安人少不可姑轉移日怒不語安人即長跪謝必感霽乃起無敢或恫其諸叔氏尚幼安人撫之甚篤其後有室又皆善與之其叔氏與諸室人者亦皆敬愛安人稱爲慈母云而姑父見其若此獨其愛之嘗以勸諸婦諸婦亦自以爲不能及也丙辰參政君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己未考績三載封安人焉辛酉侍郎公病卒天子遣使諭祭營立祭事大費繁安人至脫簪珥又自計率姑氏解其憂鄰婦舊有隙者至言是感化稱爲賢婦云乙丑參政君改禮部員外郎郎中是時諸叔氏卒業太學每挾客過食飲竟安人即令左右除器不使

元知恐悴怒廢業或索等錢輒予亦不知之正德丙寅  
天子冊后賜緋群臣安人即以寄奉姑氏其秋叅政君  
以公累逮繫詔獄安人蓬首寢地迨出乃已庚午叅政  
君出守廣平迎養太淑人凡所以悅樂志意者勿出安  
人未久畿內盜起太淑人日夜思歸旣歸安人無日不  
西望流涕焉癸酉叅政君超擢山東同官者今尚書秦  
公夫人簡重寡言笑獨喜安人稱為女中君子其明年  
叅政君罷歸實非其辜安人慰解之委諸天命辭氣慷慨  
偉丈夫不如又踰年太淑人卒秦州安人哀毀甚至  
初侍郎公自岷徙居秦州其後卜居華陰又卜華州不

果至是參政君葬母襄事始徙蘇州居之其間道途險阻人情變故田廬之經營勞費心力更歷歲時參政君挈其大綱而已其細密曲折皆于安人又篤教之槩自童子時戒其母誑曰勸歲諭異紹先烈嘉靖壬午之槩果舉鄉試明年癸未自太學歸省則安人已病至是卒陞生成化甲午九月十二日壽五十一歲參政君有側室胡氏安人逮之甚厚異其育子竟不育而安人惟有之槩之槩娶翰林修撰武功康德涵女克執婦道安人愛不廢教嚴不傷恩乃有孫男女三人男曰無過長女曰少寧許聘華州東國泰次曰繼寧安人葬以卒之年

十一月十二日而莫在州南少華山之麓銘曰

內則既弛女讀寔後世祿恬侈益蕩其規年嗟安人胡  
稟之粹弗形於國而君子貴孝以相夫教成其子維是  
不矜益敦其肩維君子義我維國之珍安人萬年名以永  
存

明故承德郎四川重慶府通判前國子監博士

張公墓誌銘

公諱傑字世英麻人世家世以農為業父諱榮豪俠  
好義決平里中甚于官府配史氏生一子繼配劉氏生  
公及三仲子公自幼有奇氣骨異異常父遣從師讀書

去歲年十八投試入學。督學令敘事見而奇之。列置學第。第子授毛詩。其後父卒。家用漸乏。公孝養母氏。不以負病無諸少第。各與生產。作業暇。即吟誦。攻苦如淡學。愈益。遂成化。戊子舉鄉試。第二人。乃臨筵。宴席思父不逮。潛然流涕。見者稱爲孝子。及履。部竟不第。以母氏老。乃就副榜。爲祥符縣學。公。是時天台陳先生督學。河。一。時諸學官鮮有能自立者。惟公正身率下。篤信不。陳先生稱之。以爲能正士。屢得師道焉。於是巡撫都。文。前後論薦。未報。而公以母喪西歸。會關內大饑。人。復親族無慮數百指。皆以周給。幸無事。其後補任葉。



錄雖未久而諸生感化。其祥符比請轉國子監博士  
為博士者皆以為。漫無可否公獨仇其中不止  
。仰是時立文莊為祭酒大不喜而吏部端毅三公  
知其才將顯用不卒在葉縣時學于堂不禁于大為過合  
官級于是止陞為軍府通判云而往往諸博士有陟  
五品者端毅公蓋甚惜之在重慶職專督餉他督餉者  
苛則勸民緩則廢事續自則敗公任八載餉道不缺民  
亦無損文以餘力承委理訟或及他務罔不辦集巡撫  
都御史方擬論薦而中子望步抱負才氣通尚書言為學  
官第子有名乃不幸一旦死會公以老授劾罷歸是時

元孫東復為學官弟子授毛詩年少有名公見其若是  
心喜忘其子之無祿與吾先大夫及舊老八九人結社  
飲宴為樂諸老酣醉歌笑公不御酒興劇亦翩翩若醉  
者如是八九年而諸老相繼凋謝公亦靜居又十餘年  
而嘉靖甲申八月曾孫繼芳復為學官弟子其慧又  
不幸二十一歲死公癖愛之乃哭之慟由比損傷至十  
四日乃遂不起自生正統丁巳六月十四日計壽八十  
八歲蓋社中諸老壽惟公為最高而公配邢氏女德甚  
備與公共貧苦而成化丁酉不幸卒祥符繼配鄭氏克  
協于邢今亦八十一歲無恙邢夫人生三男子一女子

長男維義官次望之次汝霖義官女適焦琛維生男子  
東今為國子監主女子長適王元吉次適藍屋趙夢望  
之無子惟一女適吾族學官弟子九韶汝霖生男子楨  
亦為學官弟子楨以毛詩女子長適學官弟子范永清次  
適趙邦奇東生男子長繼芳次紹芳女子長許聘藍屋  
徐永孚次適任應玄妻未許聘補生一女子與繼芳一女  
子俱幼而鄭夫人生二男不幸夭折死乃竟無子維等  
卜以公卒之年十一月十二日即洪洞庵新塋啓邢夫  
人墓與合葬請九思撰公世行銘石而納諸棺用以貽  
後世垂不朽蓋九思之心之生其秋會公鄉舉今五十七年

矣而九思罷歸里全待公杖履者亦十三年于茲正德  
丙子公壽八十予與武功康太史德涵登堂拜慶蓋有  
叙述以為公壽約九十復舉止爽二歲而公不可待嗚  
呼悲哉執意以壽公者而為之銘銘曰南山降神鄆有  
碩人自古在昔于昭彬彬蓋張方伯廉而淳關按察哲  
而文嗣興者公暨我封君克剛而溫位卑道伸維公奎  
壽肆邁其倫言歸于幽封君西陟降左右式安爾魂  
爾立為公我銘斯存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進階光祿大夫

李公墓誌銘

公諱善字宗元家世德州人也其高祖曰公賜仕為高  
郵州知州曾祖惟中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祖景  
由國子生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擢浙江按察副使父壽  
亦國子生不幸仕為庾宰後以公貴封文林郎南京廣  
西道監察御史母馮氏封孺人太僕人生四子公其第  
二子也公少穎悟讀書善誦不忘父封君愛之遣入州  
學為弟子員授易知州陳君者江西人陳君善知人于  
諸生獨竒公貴甚然氣豪而貌瘠諸生聞言或目笑之  
不信未幾果舉成化丁酉鄉試明年戊戌舉進士授行  
人司行人出使慶府王以金幣贖不以行人三年選為

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是時太監梁芳陳某怙寵而權而南京太監郭鏞亦橫擅入後湖公與同官繆樗等上疏極言雖不報然三人者寵由是衰矣尋出清理江北諸郡尺籍劄弊剔蠹以影射出者八百人有奇弘治戊申以父喪歸終制改浙江道出按遼東是時總兵官羅維倫安強備太監章朗縱其舍人侵漁軍餉奪人妻孥聞公至即懼不敢復為都督王鏊孫貴皆以不職劾罷傳玄者逆旅舍主人也嘗主貨郎李林林不知所往林子頌玄殺林有司抵玄死獄成然林實向沽酒婦所飲醉婦與玄謀殺林死利其財公廉得其情玄以不死

及代歸而壽寧侯誦齡方負勢莫敢誰何族子舍人下  
上運河沮擾貧民拷掠無辜謗怨載塗至是有訟者會  
在公公曰教授侯門之鈐鈐弗嚴故至此夫于是參其  
教授姚倫就問教授懼走匿侯所不出公于是劾侯出  
教授就問乃侯家以罪發戍者若干人京師遠邇譴然  
皆知有李御史也然侯實不堪復求疵撫拾公天子震  
怒欲置于理是時在司禮者若陳寬二人皆識體苦  
為諫止無事吏部見若此恐終不免遂擬陞河南按察  
僉事云而都指揮李實者守備高盧濫受民詞納賄無  
厭會公分巡河南道乃劾罷者是時河決張叔都御史

劉公大夏與太監平江伯偕來督修乃求綜理其事者  
潘臬以公應公為相度水勢開修賈魯河四十八里改  
河南注築塞黃陵缺口百十餘丈斷水東流功垂成復  
決公僅以身免乃更修數月功乃成詔陞俸一級未幾  
太孺人卒乃歸其後復除湖廣分巡荆襄荆襄間往往  
多妖孽扇亂者至是有何准者與其徒五百人僭號稱  
王攻陷城池劫掠鄉聚居民大驚恐不可撲滅呂高者  
襄陽衛指揮也善捕賊公以委高而身自微服出入賊  
窟中覘賊以計擒獲之事平詔陞俸一級其後王景陽  
者亦荆襄人以左道惑眾其黨熊彥和以子妻之兩人



皆稱王謀入襄陽內亂未發而公覘知之亟遣呂高往  
捕得彦和等及其妖書解京師其脅從者五百人有姓  
名籍記公悉其籍不問在湖廣二年擢山東按察副使  
兵備臨清一日報鐔衣衛千戶劉海與一校尉乘艇至  
營執其大公見而疑之執劉海下拷問對曰我京師人  
曾貴也我為僕曾喜耳曰劉海詐也聞者咸以公為神  
在臨清五年擢山西按察使是時晉王寵宦者門副劉  
茂茂倚以為奸凡府中金貨輒匿衆無敢言茂與府中  
人李成有隙詐以王命逼成幾死成訴之巡按下公問  
于是捕劉茂茂急附王王為之請不從竟捕劉茂茂建

死其後劉瑾用事欲為放復黜然八省防甚密竟亦不能言也正德丙寅擢四川右布政使未幾轉左四川叅夷又肆標掠百姓患苦之巡撫都御史鎮守太監因民之不忍具奏出師征之公請于鎮巡曰當用兵幾何曰非十萬人不可公曰民力殫矣番未平而內變作矣非計之得者也曰業已奏請奈何公曰征未晚也番聞我師至必懼不若因而移檄宣布朝廷威德虺服其心從而撫降之亦萬全之策也于是檄番果降誓死願為良民不敢復叛捷聞天子大悅賜公襲衣白金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會同吏部考察南京庶官其平乃

自引之休天子不許慰留之轉南京刑部右侍郎會尚  
書缺員獨理部事獄死囚三人將行刑公以未經覆  
奏止之明日邸報至三人者移江西巡按御史勘問衆  
皆歎服莫不超拜南京工部尚書公以冬官大司空職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位高任重不可但已會修孝陵  
及謄文諸寢殿皆公會計甚悉未久疾作罷歸是時公  
年未滿七十不不究用識者恨焉比歸而其子守經先  
已買田築室及諸游樂亭池之勝竹樹花卉魚鳥之趣  
無不畢具公處之怡怡然不知老之至也辛巳夏天子  
新即位羣息臣下于是有司問勞公負羊酒絲幣壽

奉詔進階光祿大夫鳳翔知府路君直賀以玉帶羊酒  
又五年而嘉靖之酉八月疾作是時次子守純赴謁省  
城美公以為歎亟召歸明日終于正寢蓋是月二十六  
日也距生正統甲子四月初六日享壽八十有二歲云  
配夫人周氏封孺人先公三年卒女德其備具在墓表  
語中夫人生子守經錦衣衛指揮總旗加七品散官亦  
先卒一女適醫學典科閩劬善高邑參政公之子也側  
室鮑氏生二女一適鳳翔參政張公之子珂一適舉人  
閩佳劉氏生三子一女子守純州學生紱守維俱國子  
生女適鳳翔千五白身孫子五瑯州學生次琪瑤瑒瑤

女二公率下以卒之年閏十二月初七日而兆在州城  
北原啓周夫人墓與合塋公事父母孝居喪哀毀封君  
之沒也奉其治命悉以所遺衣物與諸兄弟又為伯兄  
通及少弟時用輸粟授義民爵仲弟慶早逝遺妻趙  
氏及二孤守緒守纓守纓纓兩歲耳公養為己子教之  
讀書庚午舉鄉試乃不幸死守緒亦與授義民爵而趙  
氏老貞節云公與郎中張天叙主事馬以乾交愛甚至  
也乃二人者不幸皆夫婦客死南都公皆為棺殮歸其  
喪撫其遺孤而主事之子某今舉進士視公如其父不  
忘往年公為令舉事九思以布衣游大梁公見之喜其特

以上賓之禮遣守經從而授易比入仕問訊不絕公歸  
二年而九思亦罷歸里舍嘗謀西拜公不果周夫人守  
經之卒皆予為表其墓公年春守純請予文壽公至是  
周夫人之姪州學生宁來訂且持祭議闕君欽述公世  
行致守純等之言曰願為銘嗚呼予尚忍銘哉昔韓  
退之謂未四十年而哭馬少監祖子孫三世今予未三  
年而哭公父子于人世又何如也銘曰

吳嶽巖巖鐘靈孕賢子李則偏高郵孔仁按察是因  
以有封君封君施齋于公其食其來寢寢維公克忠克  
憲克庸步于司空司空來返孫子翩翩其樂衍衍既壽

而淪如樹之尊名以永存

明政迪功郎河南上蔡縣主簿封承德郎戶部  
四川清吏司主事吳公墓誌銘

鳳翔吳君縉起家癸酉解元舉癸未進士授戶部四川  
清吏司主事轉兵部職方員外郎嘉靖乙酉秋其父上  
蔡公家居疾病縉聞之京邸即移病上疏乞歸不許乃  
乞終養又不許而公竟以是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卒  
卒之明年丙戌九月二十二日葬郡東十里新塋縉以  
其友武選郎中臯蘭劉君允濟來公世行命其弟縉請  
予為墓誌銘按公諱敬子也之曰翔人也其先山西平陽

人高祖福臣元季兵亂徙家鳳翔至今蓋七世云福臣  
生孝中孝中生泰泰生傑傑配田氏生公甫辟乃夫婦  
相繼以死于是其祖泰與其祖母王痛其子之夫婦相  
繼死幸有一孫抱甫惟恐失墜公又骨相異常兒可愛  
乃朝夕愈益顧者惟恐不長稍長即送里塾師所授讀  
蓋嘗喜曰吾有孫吾孫學舉進士吾夫婦可無死當是  
時郡守方選子弟醇謹者入掾史無得匿有罰其下急  
即以公克選然一時起刀筆者深文舞法咸請公謂公  
懦木強之人耳不能博一錢公由然自守郡守以則愛  
重公異也掾史往往罹禍公獨全乃仕為上蔡主



簿二頁年正德壬申也當是時河南諸盜方離上蔡去  
民死傷流亡者半稅不輒完城郭傾圮甚當道者以公  
撫民民皆來歸督稅稅完分修城郭他修者淫雨善崩  
公修獨不崩聽訟不寬百姓以此懷之當道雖有勞禮  
然未能深知也公于是始有歸志明年癸酉會其子縉  
發解關西公乃浩然歎曰不歸吾何待乃投牒徑歸日與故  
舊飲宴行樂未幾以縉受勅封公承德郎戶部四川清  
吏司主事配呂氏岳氏得贈封為安人云甲戌冬縉以  
使事使道省公見且老欲移病留養公不許甫暮年而  
公卒縉每語及輒潛然以泣公生景泰丙子二月三十

日享年七十呂安人先公十二年卒有女行誥在家傳  
岳安人生四男子長縉次紳聽選知印絲繡俱太學生  
二女子長適張瑱次適王辯孫男九仲府學生伊仕佺  
份倬僑值倭孫女子三未聘公性素潔故居官無所取  
平生好施予成化乙巳關內大饑人相食族有南徙者  
公泣留與居賴以存活其後十餘家不能婚娶者輒助  
之蓋其仁心厚故居官外惠政不妄答一人今上蔡志  
有傳公雖起自刀筆不好好讀書精通資治通鑑專門  
之士弗如也乃移以教諸子縉果大發渾樸重厚名位  
未可量然公方謙讓為德鄉飲酒禮郡守請為上賓一

往再不可致與鄉人游如子未貴時言君不出人以此勿  
之方縉之便省公也公戒之曰小子聽之凡吾與汝有  
今日者吾祖之遺也父母棄我早吾祖保哺我恩同罔  
極然我不幸失進士業不能無恨也汝幸舉進士嗟乎  
使吾祖而在當何如哉當何如哉吾祖固其貧至于非  
義則一介不取蓋嘗主富人析業有陰賂以自便者輒  
叱去不許其介如此此吾親見之然竟貧以死嗟哉天  
乎今吾臨食未嘗不慘然也夫德積者昌後善繼者不  
匱爾其敬修爾職以報吾祖斯亦孝矣矣必以老身為  
扒反覆累數百言具在家傳子重職方以恨不識公今

得銘其墓銘曰

參以醇謹相漢樹名山也視心名德弗勝愷愷吳公志  
就書史載之其躬以貽其子元子職方相業是固爾後  
克昌公也不亡

康氏女墓誌銘

女玉英字溫予繼室張氏出也年十七嫁為武功縣學  
生康栗妻云栗父太史公德涵正德中予同官交愛甚  
至也乃兩家妻皆有嫌太史公曰幸一男一女當結婚  
姻云而戊辰六月十九日予女生其年十月生栗太史  
公會有母喪去歸予其後亦有壽州之後丙子春予二

人者同在田里于是始結婚云嘉靖癸未冬十月女歸于康氏歸三年而丙戌夏四月吾母太恭人棄養女來會哭鄠社以有娠因住鄠社九月初八日產一男即孽不啼救之不活死是時太史公年五十二唯一子日夜望生孫矣乃若此女由是恨怒涕泣踰三日病腹痛甚下藥乃愈蓋甚負月十七日竟不救死生十九年耳嗚呼痛哉其始結婚栗母尚安人喜得吾女甚愛也然不幸病卒女恨不及其姑獨孝養大史公與栗言從容語次未嘗不及人蓋有不及知者至是且死言栗大人老唯一子不可無孝以順適其意栗亦為諾泣下云尚安

人者善治內其遺矩父不能無廢也女思復其姑之舊  
居嘗與栗言凡饋祀紡績織紉之事鴟豚之畜蔬果醢  
醬之宜靡所不慮也孰意其死其家人妻妾嘗事安人  
者皆稱曰嫂夫嘗曰某兄其子若女撫之若子女焉至  
于叔祖母伯叔諸母諸嫂姻鄰諸母嫂雖接息之希亦  
皆盡禮得憐愛之故其死也皆痛惜焉女性不喜露武  
功郭人雖知其容也其見者蓋亦罕自并及歸寧常深  
居雖予見亦罕矣其有所拂鬱愠怒不平輒忍不以告  
人甚者雖其母亦不以告也獨其病時五六日輒呼予  
予心甚訝之嗚呼孰意其死也然當其病亟其神勃勃

然語秩秩然不亂其所着衣履皆自檢取若將歸其家者焉子弟禹夫泣宜問曰子溫詎忍舍此去邪女曰孰忍舍此也命矣柰何瞑目已其母哭之慟乃復張目語侍兒曰好勸母無損傷病哉天乎尚忍言邪尚忍言邪沒後室中異香不滅十餘日粟卜以其年十一月初四日歸葬齊西祖塋之側請予曰願為銘予曰痛哉吾女吾尚忍銘汝邪父哭汝母哭汝其知耶其不知也邪人言汝類我然竟夭折死豈非命哉嗟嗟吾女父汝銘掩子爾焉爾歸藏之維斯以示寧

程孺人常氏墓誌銘

孺人既卒二十有二年其夫子孟縣公亦卒太史康子述公世行為墓誌銘惟孺人之德不宜無述焉子是其子緒乃以其友行人廣安王君狀請于予曰是太史事也幸賜圖之其亡辭焉緒舉進士有名知襄陵廡達有名字方浪納交之晚乃不遠數百里為母氏圖不朽予其可辭述曰程孺人常氏者孟縣丞諱章之配也父曰章順章以閭右著名鳳翔個儻談論化道守鄉里為善郡太守以禮待之不屑屑以質順配封氏生孺人孺人生而端雅長而聽教父母絕愛之必欲得婿而是時程氏亦鳳翔之望孟縣公文嶽嶽不群者于是乃定婚焉



比歸不幸舅已病卒久獨其姑邵夫人在也孟縣公是時方補學士官弟子碩資之慮甚孺人慰解之曰努力學問豈有有如夫子而長貧者乎于是脫簪理治真養姑不廢修滄之奉夜則與公共守燈火誦讀之功紡績之勤至夜分乃寢未幾孟縣公食有廩祿夫家亦由是漸裕邵夫人喜為一笑曰非新婦不至此然孟縣公自是氣益豪邁往往益力孺人乃盡出其嫁時衣物與公買古書數百卷交游郡中名士上下論議歡如也故其時關西諸豪傑無不奇程生者本孺人內助之力也然孟縣公者固數奇乃屢試竟不第弘治壬子方以歲貢去

京師去無幾其母邵夫人疾病孺人所以養養者甚勤  
百方開諭言母以念子故至此子不义且至夫幸少寬  
無慮言輒泣數行下邵夫人亦為少差矣尋梅塲乃大  
作竟至不可起孺人大慟曰天乎天乎我夫子乃不幸  
至此極邪孟縣公比歸則推殮竣事矣公但惟修墓奠  
兩盞其孝如此當是時孺人生有三男子曰繼綸緒既  
見孟縣公不偶以語公曰諸子誰可學舉進士者公曰  
緒其可矣于是命繼以家給以賈緒學舉進士就業已  
不幸孺人被病以卒蓋弘治癸亥六月初五日也距生  
正統丁卯九月二十三日壽五十有七歲卒之年其有

某日塋郡城東臯祖塋當是時孟縣公尚家食也諸宗  
未抵成立孺人固不能無憾云而今此之日公致其政  
而歸考終牖下繼綸業致千金緒一舉得進士名  
動關西將啓孺人之墓今窆公蓋自方岳郡太守遠近  
豪傑罔不會塋致禮孺人于此可以無憾矣孺人尚有  
一女子適郡人周長而繼生二男子五女子綸生一女  
子緒生三男子一女子皆于孺人為孫又一女子為曾  
孫焉而程氏之後蓋彬彬乎興矣銘曰  
善我植芳不于我食方季孔碩方其載教名哲方允矣  
君子歸即我室方維以無或揚方

漢陵集卷十四

誌銘

明故李孺人康氏墓誌銘

孺人之夫子曰山東按察僉憲李君名紀字維之令制  
官在外三載政績卓異蒙旌為無過吏部考其職績乃  
護贈封其父母及身若其妻按察君知縣祥符時克令  
子制孺人于是獲勅封焉孺人者興平康縣女也聚匪  
何氏生孺人孺人始能言笑即貴重不苟有他適之氣  
父母為擇婿父是時接察君之父祥符令亦方為其子  
下嘉耦焉孺人有以生身有兩家欣然孺人于其歸也祭

君統歸善事其舅與其姑張孺人張孺人卒繼姑亦張氏屬人事之尤謹按察君兩母兄弟六人妯娌齊聲言話影嚮繼祖輒怒起孺人當之油油然不隨不激即有若不喻其意者衆始恠之為緩慢者耳及乃大服其置按察君幼有英氣勃然興于學而孺人燈火之功勤懇備至故年甫弱冠以尚書舉于鄉初仕為處邑知縣以才堪治剝調符未幾召入為監察御史坐誣左遷陳留知縣復起為寧海知州又以才堪治剝調臨瀛擢前軍都督府經歷起拜合秩孺人諫未嘗不從其屈也不以為減其服食以約其閭閻以慎其終

始一日久而不懈也按察君之居東也職理畿內屯田  
責厥權宜動輒制肘君乃蕩然一無所顧破崖崖而為  
之竟由此獲謫君乃大笑曰我固知其至此于是按劾  
徑歸乃與一二明好若郡守劉廷信太學孔宗翰時常  
宴飲為樂酒醴饌具皆出孺人予嘗西入郟城每過輿  
平未嘗不訪按察君坐定即出飲食豐腴整潔示嘗不  
冀孺人之賢孺人從宦時見按察君朝夕良苦乃為納  
側室張氏侍巾櫛焉待之曲盡情禮張氏不幸病卒遺  
二幼子孺人視諸子尤愛時時撫摩或泣下潸然然按  
察君剛嚴自持孺人固未敢以此自德家務雖至微細

必稟而後行至于僮僕有過亦不敢親笞必以付按察  
君夫夫者剛立之齋婦以柔順成德若按察君夫婦言  
子以為各得直道孺人生于天順庚辰二月十二日而  
嘉靖五年十一月初六日病卒得壽六十七歲有男子  
四人長時芳素三典膳次時華國子生時茂時對俱縣  
學生女子一人適郭瑞側室男子二人時芳時蔭孫男  
子一人女子六人俱幼次子時茂者穎敏之子也學與  
進士可成乃不幸死往年在京師予嘗見而異之按察  
君夫婦獨鍾愛焉其妻劉氏廷信君之女也娶四十五  
日而時茂死無子孀居者十有二年故孺人且死謂按

察君曰吾死不恨所恨劉氏婦苦節及側室二子未婚耳按察君固剛嚴者至是亦為泣下不能自己云時芳等卜以卒之明年丁亥二月十三日葬孺人于城南新塋之北特華奉其父命執廷信君所述狀來請銘予交按察君餘三十年嫂視孺人悉其賢銘其可辭銘曰莫感匪順我則守之莫戾匪妬我亦不敢有之我天之庶我育之繁我則亦既執之壽言歸藏其孰右之

明故咸陽才子張公合葬墓誌銘

成化末予游鄭庠識咸陽張鉞是時鉞甫弱冠授毛詩有名咸陽諸生咸畏之以為進士第可墜手取也然乃



不幸死弘治甲子予已承乏翰林而銜弟鏜以毛詩舉鄉榜予亦獲與識焉鏜兩為安邑清海知縣亦不幸死予嘗為銘其墓鏜之子崇德堂是在鄆杜從予游而止德已邪復以毛詩舉舉進士不第游太學會其祖母杜氏老病卒崇德適孫也奔歸治喪然其祖才子公卒五十餘年矣墓在經周茂之原將合窆之崇德來請予曰吾祖之歿吾父吾叔父俱幼故吾祖之墓關其銘今吾祖母之窆以嘉靖丁亥二月十三日惟先生隣之合而為銘以告來者為不朽計先生其亡辭焉予嘗以銘兄弟墓于崇德世及毛詩著名涇陽蓋歎張氏之墓銘也

後聞諸先達之士成化初有嘉落奇偉與于潤陽者諱  
英字世傑崇德之祖父也又歎曰張氏之賢所由來遠  
矣然公之嘉落奇偉不見于世齋其志而死不可以他  
稱故稱曰才子云才子張公者世家咸陽人也曾祖允  
中受義氏爵祖昇仕為雲南布政司理問父瑄隱德不  
仕瑄配王氏生公未幾王氏卒繼鄒氏生子簡再繼鍾  
氏生子曰萬公幼有奇氣既長體貌魁梧博學于善書  
文下筆滾滾千餘言可立就在縣庠弟子中昂昂如鷄  
群之鶴比入試秋闈人咸曰無如張世傑張世傑撞破  
烟樓夫公亦自負不淺以為發解闈中取進士如俯拾

堪芥耳不意花樣不合而罷公乃大歎曰且讓一書可也  
有張世傑而不云云者乎及屢試竟不第于是大恨無  
所發泄有時仰天嘆曰嗟乎張世傑竟若是已乎乃鬱  
鬱抱恨而卒蓋成化己丑某月某日也距生正統戊午  
某月某日年三十一是為不壽是時鐵甫九歲仲子鏡  
七歲鏗在襁褓杜孺人哭幾絕既而言曰吾當下從夫  
子然群兒小弱不立我即死且奈何于是撫育誨訓俱  
脫幼穉各因其材而畀之以事鐵鏗先後受經鏘則幹  
蠱及鏗知安邑時嘗迎養焉蓋稱未亡人者五十七年  
而嘉靖乙酉某月某日卒距生正統辛酉某月某日

得壽八十五歲正德中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邢君嘗奏  
其貞節于朝表厥宅里命未下而孺人卒君子蓋深惜之  
才子公之為人雖曰儻不羈至干事父母及兩繼母  
及異母弟緝有孝友之風引接後進忘年交游雖或沮  
之弗顧也及其不壽而卒諸子未立人皆歎息以為善  
類之歎而杜孺人者乃能化弱為強成其夫志貞白之  
節桑榆之慶至是蓋完告云雖其三子皆先孺人而卒  
然歛有子四人崇德未久當舉進士所以振才子公之  
業者其在斯人矣錡有子三人鏗子四人長崇禮太學  
士子是張才子之後勃然而興駸駸乎未艾也是宜銘

銘曰

經周之原土厚而堅是為才子公夫婦之阡踰千萬年  
維名以永傳

明故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君諱緯字文之咸陽人也其自稱曰渭涯子曾祖憲好  
義受義民爵祖讓隱居龍巖鄉人高其行稱龍巖憲空  
云而龍巖之兄舉子亨精通尚書故君父斌從而受尚  
書為學官弟子有名既屢試不第卒業成均仕為山  
西太平縣丞以君貴贈江西道監察御史母王氏贈孺  
人孺人年四男子君其季子也方六七歲失怙贈君撫

之異於他子今從學許時勉舉子所時勉大奇之  
小友未幾隨侍太平太平令荀文瑞者予同榜進士也  
君從而受學焉文瑞見其文輒擊指節歎賞而曰丞  
子若是于是太平鄉大夫諸士咸敬重丞求友其子惟  
恐或失也贈君處見若是浩然棄歸以為有子矣何丞  
之為歸未幾乃不幸卒君一哭幾死自是愈益置子問  
補學官弟子今帝師遂庵楊公故都御史虎谷王應詔  
相繼督學關中謂關中多奇士君在數中弘治辛酉  
中鄉試累舉進士不第其兄勸之仕不肯乃就城北信  
舍誦書其苦閱二十年而正德辛巳舉進士第明年竟

靖壬午擢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是時天子新即位有以佛老道之者君乃抗疏諫曰夫佛老者帝王之罪人也陛下深惟治道祖述帝王而左右憚人移奉佛老佛老遮則帝王之道遠其勢不踈儒斥正不止矣敬信佛老而奉之為斯言者不過曰將以徼福也不知禍福在天彼佛老者豈能竊以予人也陛下聰明神武惑之固難書不云乎慎厥終惟其始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咎命茲當改元履正之時四方之觀聽萬民之瞻仰所由繫焉風聲流聞為宮室不細也蓋愚民者易惑而難化設法禁制猶入于邪况從而導之乎又左右憚

人朝夕窺伺此隙一開其勢漸盛臣恐天下事自此壞矣  
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慎其微也疏留中不報江南民節  
愈唐者逆彬用事時為仇家誣執繫獄數年不決無辜死  
者若干人節御史以付君君立剖得其情在廷諸老多譽之  
者甲申巡視居庸諸關峻崖絕澗靡不經涉所至練武修  
故發奸插伏邊人頌焉大同有變君建議以為息浮于廢  
無以示戒宜有震動以彰天討事下兵部集議多見采納  
比代有所舉劾鮮不核實猶復自疑曰以愛憎為毀譽言  
吾所深恥茲得無有之乎之曰奉命巡按遼東前此已抱  
病而是時遼東多事衆方冀其大有為作君亦自奮欲



往會病臻不果竟以是年某月某日卒京師舍中貧不能具棺殮其友谿田馬伯錫武功楊用甫率其嘗與遊者若杜文祥穆伯寅劉以學柴正甫及同鄉諸君子棺殮歸其喪君生成化丁酉某月某日年僅四十九歲配趙氏贈孺人繼史氏殷氏趙孺人生三男子長鳳翼次鶴翼邑學生次鵬翼女子二人長許聘同邑王某監察御史惟臣之子也次與孫男子二女一俱幼弘治中予在翰林歸省君過訪予鬚眉踈秀玉立偉丈夫也其後罷歸聞君癖好馬伯循療德涵呂仲木之文見輒評曰此類先秦此類太史公亦遊及予之子媿甚然以是知吾

不實官爲舉業中必舉進士果然君風流韞藉不拘小節  
然自舉進士斬然自愛其志可知也乃又不幸死豈造  
物者靳秘不欲其款揭餽揚于世邪是豈獨君之不幸  
也然其慕親敬兄之德居鄉之義交朋友之誠汲引後  
進之量亦無媿于古人矣鳳翼等卜以君卒之明年丁  
亥某月某日塋龍巖先塋執張舉子崇德所述狀來之  
銘惟臣以書抵予曰文之卒京師伯楮嘗許為銘不至  
墓有期矣故敢告于門下然知君之深善文章官莫如  
伯楮乃以屬予是又君之不幸也銘曰

胡蓄之豐而施之也胡陟于要而墮于貧嗟嗟涓涯吾

以爾為古士之徒，彼不知者，或以謂君嗟嗟，曾涇淮無思，爾心爾名不涇。

明故秦府良醫國王君真誥銘

涇陽學生王與將，蓋其父良醫君，乃執其師東魯。音所述，世行請予銘其墓。良醫君諱昂，字大器，涇陽人也。高祖青曾祖浩，祖敬文，幹母張氏君配。同邑張氏生太學生，輟復娶高陵張氏，生與女子四人，其三為熊。張盤及進士，今統陽令秦世顯，其未聘孫男女二人，皆輟出君卒嘉靖丙戌四月二十七日，距生景泰壬午十月初二日，得壽六十五歲，其墓以卒之明年丁亥。

八月某日而墓在龍灣村新阡王氏家世業農君與其  
弟學乃與子賈學不幸死君益奮欲大其業乃辭其父  
母入維揚賈益居維揚十餘年已富有貲家鮮不得歸  
而正德丙寅其父以卒告君亟奔歸哀毀幾死比稟事  
凡諸可為者不惜財力鄉里相與歎羨以為難得自是  
事其母愈益孝故每事諏先意悅樂之一日姻鄰宴集  
其母指其夫婦言曰爾孝養我如此爾子若婦當復有  
若爾者矣天道豈有差也五年庚午君復有意賈益  
事以母老不敢其母探知之而曰賈事重爾不往不可  
于是不獲已乃復入維揚會有例募民輸金助邊得矣

爵有差君乃浩然歎曰天子有事匈奴百司奔命我獨  
區區守此其何為子思以金為君府良國爵君離膝不  
久下勝思慕然亦思見君其切也乃君一日書寢  
人呼之云不如歸去覺見而共之遂率舟取歸母子  
其樂也閱月母乃疾病君朝夕不離側醫藥無所不  
致夜則顛天乞以身代然母竟不起而君得以侍疾云  
誅無遺憾者時昔夢感之力也嗟乎此與古噬指心動  
者其何以異焉非其誠孝所積耶至是邪詎至是耶看  
往年喪父時事品飯米七兒卜地乃權葬祖塋道傍至是乃  
得龍灣之兆而合葬焉

物視昔益盛。嘗于比郭買田數百畝，創作別業，列植  
花卉竹木，有水有亭，奉其父母，足之比墓。母後日與朋  
舊高會于此，二子俱已成立，又抱孫而家道甚備。始無  
意于江湖之遊，其樂陶陶，人以為壽祉未艾也。不意甫  
五年而疾作，乃遂至此。然其孝友之行，播諸鄉閭者，雖  
百世可知也。蓋其弟學之遺孤，堂性頗驕，情有勸其折  
產者，以為不折不利於君君，乃泣曰：弟之子不肖，則折  
產可也。有如吾子不肖，則將安所處乎？且吾死後何以  
見弟于地下也？自是教愛益無遺，子二子今斬然，或將  
臚仕，或將以科目進，天其報君者，豈可以或誣也。廬子

曰王氏之興始自良醫君然有其行門下生邑中其  
父老廢不稱道之故敢述狀予聞僱于東魯跌宕之士  
不忘說乃據而為之銘銘曰

富爾致爾孝爾義克以言遂史爾銘維爾以永世

明故處士楊君墓誌銘

君同母兄弟三人而處士君長其弟中丞公及西樂君  
大紀皆與予交而西樂君之子太學生附鳳又嘗從予  
游故于處士君雖未獲承顏接辭然其行刻嘗聞之矣  
其卒也其孫子承芳來請予銘其墓其狀則王舉子壻  
所述者而附鳳之書曰先君子之行已托不朽敢以伯

父復請主門下予覽狀益盡知其賢于是歎息曰世常  
說古今人不相及嘗嘗然哉嘗其然哉然有若處士君  
又何說古人也處士君者諱紘字大綱慶陽安化人也  
上祖恭元時秩萬戶侯今郡中稱為楊萬石家曾祖林  
祖勝父冕俱不樂進取樂于好義而德基善根其積蓋  
非一日者云父以中丞公嘗知肅寧有績得封文林郎  
直隸河間府肅寧縣知縣母梁氏封孺人封君孺人始  
以中丞公爲子舉進士西樂君少故于一切幹業委諸  
士詔毅然當之乃家貧過前遠甚于是封君孺人喜未  
嘗不歸處士器未敢自溢也乃愈益孝敬而封君孺人



愛之蓋未嘗不稱說云是時中丞公方苦于學至夜分乃寢處士君視其居處寒燠之節亦或有時至夜分焉而裳衣食飲燈火之需朋友交授之禮意所嗜好諸物皆取辦處士君處士君乃嘗為豫設焉不俟其口索也中丞公既貴比老歸甲未嘗忘其兄事之甚敬且備曰大兄成我其叔父景不幸無子處士君養之終其身及其叔母皆服喪三年家口百餘同爨無異言者郡守以五世同居疏請表厥宅里不報親推尊待君舉火者百餘家成化末關內大饑人相食賴以麻米活者殆不可計歲嘗出穀百石賑饑豐年始償其直不償亦不校也貧不

能婚喪者助之豈見少壯子弟群居嬉戲干輩君過問胡不治生衆以乏資對乃遂給以貿易有起家者嘗以白金千餘兩貸商易爲餉輸官官乃嗇其直不能出息諸商自爲歎甚君乃大笑曰公等無慮吾不責息也自是巨商大賈效出其門者矣其郡中負貸者類多無力君察知乃悉焚其券書云而君之貲乃更充溢裕正德中姻部爲佞家誣以大獄逮繫男女且百人洶洶且死或言其缺費即以白金二十挺遺之曰以活汝不望報也邊郡少醫藥君嘗患之命其子雛鳳歲買藥物數百斤按古方書活人人謁門者殆無虛日然君自奉則甚

薄非節慶不宴即宴不御聲妓貌偉而氣和與人交未嘗見其忿厲下至僮僕亦御之以禮于是學士大夫諸生相與咨嗟歎異以為不可及也鄉飲酒禮薦為大賓君乃撝謙執遜匿而不就郡守聞之稱為高士而不強曰使人知吾郡有鄭子貞也君配同郡劉處士昉之女生子男女各二人長男來鳳某王府典膳次雲鳳雛鳳俱太學生孫男子五人女子二人曾孫男子二人女一人公于是時年高德邵優游肥遯剷絕是非日訓子孫若士若賈若耕而農各執其業其子若孫亦皆術術愉愉竭力修隨之奉人以為處士君不百歲不止不意病

作乃嘉靖丁亥二月十一日終于正寢于是向之雷息  
之子遠邇奔赴哀哭若喪所天然距其生景泰丙子九  
月二十四日壽七十二歲來鳳等卜以卒之年九月十  
六日葬北山祖塋學士大夫諸生咸曰是為有德而隱  
者如私謚曰處士孟庶幾其稱情云銘曰

古稱北地人多豪俠好義親處士君山豈不可異哉郡城  
南十里北山之陽並樹松君君是為處士君之藏我銘  
弗忘

明故中憲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白

蘭山人王壽壽夫公

壽夫予弟九峯字也。蓋自謂白閣山人云。元大夫中  
憲府君諱某配太恭人劉氏。生予四男子。壽夫其少子  
也。成化己亥六月初一日。先大夫仕為保寧巴學教諭。  
生壽夫。教諭舍中。是時吾祖高年。府君迎養于巴。聞其  
啼聲。喜曰。兒當貴。我老悵不及見也。壽夫生十年而弘  
治戊申。先大夫官滿。携歸鄆。杜里舍。又二年。庚戌。先大  
夫復教諭。祥符壽夫隨太恭人入祥符。其年秋。予禮部  
下第。亦至祥符。壽夫乃遂從予。受四書。又二年。受易。及  
子史性理諸書。弄筆為文章。詩。輒吐奇語。又四年。丙辰。  
先大夫遷教授南陽府。壽夫隨入南陽。乃從張文粹先

生受易又二年戊午予以庶吉士送幼子選故黑雀  
南陽壽夫乃遂隨予一師試關中是時遂處揚先生督  
學關中極愛之命以儒士入試秋闈乃不第復入南陽  
卒業文粹所明年己未乃隨先大夫丁外艱歸虎谷王  
先生應詔嘗友張文粹文粹蓋嘗稱之至是來督學關  
中按鄂首問壽夫得異文大喜命為學士官弟子遂携  
入正學書院與高陵三仲亦嘗親受其業乃舉辛酉鄉  
試壬戌不第歸乙丑復不第乃入太學尋復歸省而正  
德丁卯予在翰林為校書郎召之至京晝夜督課之乃明  
年戊辰舉停本榜第二田遂士其年冬授河南道試監

察御史明年己巳監稅釐屠溝橋木物其年夏得實授監  
察御史奉勅巡視居庸諸關乃親治其地閱其險阻簡  
其行五利其器物時其練習而凡衛所諸官怠惰者侵  
漁其下者箠戒之不已則叅治之其主將才而爲若貪  
懦者舉劾無所嫌避幸邊徼無事得代歸禮部道中乃  
先大夫書告被一劾不得歸有自移病乃始得歸其年  
辛未秋也明年壬申予亦罷壽州歸先大夫乃愈无病  
而笑曹冬乃遂不起于是壽夫以憂家居至丙子春乃  
除服北上授浙江道監察御史云而其年巡按順天諸  
郡郡多貴戚近幸豪強撓法制射不可逞壽夫蕩然一

無所問旌廉去貪畿內大治明年十一月得代會滿三載  
考其職稱于是與其妻仝氏受勅封焉而先大夫太恭  
人以予官授封故不及也其年秋駕幸居庸諸屬壽天  
率同列諸君子前後三上疏極諫明年戊寅黜視團營  
諸軍尋又點視皇城四門又嘗攝他道事勤勞甚苦而  
年資又甚深咸以為得垂憐恤乃己卯秋稍遷金華知  
府云在金華四年明禁令止風俗清獄訟裁省浮費興  
作善類錫去姦惡而王之以誠持之以廉行之以公祭  
之以慎尚書蘭溪章公既卒而家貧孤少為疏請月給  
米二石其始至郡人或易之夕乃漸服既去多思之者



于是漁石唐虞佐報書曰吾郡乃今始知有壽夫也嘉  
靖甲申夏蓋嘗考績三為吏部以為績最無過舉御史  
旌薦者效例給誥于是贈父中憲大夫金華府知府母  
封太恭人妻亦封恭人云未幾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受  
勅兵備偏頭關諸處其年冬巡代州會當道遇非其禮  
有素志尋聞太恭人病甚于是投劾徑歸蓋滄官未及  
三月而代人念之至今以為可惜其才也歸未久乃遂  
寢疾丙戌夏四月太恭人棄養而六月十八日壽夫竟  
相繼而逝纔四十八歲耳嗚呼痛哉全氏生有三女子  
無嗣乃以第三兄九臯之子滄嗣焉其女子長適故會府

經履咸寧陳建賜之子府學生文奎次許聘知州興平  
劉建信之子縣學生頤次許聘秦府秦祀咸寧邢有終  
之子童生實側室生有一女子尚幼未聘其古文詩存  
者無幾與奏疏教篇刻諸木題曰白閣山人遺藁云其  
孝友之行予所不逮也其交游亦衆然鮮有與之契者  
獨于予愛敬不衰比其歸也乃或有時忿予心甚訝之  
嗚呼痛哉孰意其為凶變也病且殆乃顧予曰大兄銘  
我嗚呼壽夫吾其忍銘汝也然汝之言弗可忘也乃泣  
而為之銘銘曰

其年嘉靖丁亥其月仲冬其日甲申予弟壽夫之葬從

太恭人于城北祖塋其墓在左既言且倫子子孫孫尚  
有攸于斯文

明故中憲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  
任敬湖馬公墓誌銘

九思交公四十年矣公自嘉靖壬午歸自山西每見九  
思必曰死當銘我丙戌冬十一月公以太恭人棄養來  
帛步蹇損食矣猶述在歎一二事曰可入志銘別去踰  
月乃遂不起蓋十二月初四日云予走哭無喪至是某  
年某月某日卜葬藥遊園先塋九思為之辭曰痛哉公  
乎子果銘公墓矣公諱應祥字公順其自謂曰敬湖山

人其先山東高苑人也。有詩帖木者，洪武中以總旗扈  
秦王就國，隸籍西安左衛，乃遂為西安馬氏。帖木生子  
道原，伏德而隱，有子六人，其第四子昇天，資尚秀，喜讀  
戰國祕策，既乃棄去，讀小學四書，見于行，晚年畏欲喜  
坐，嘗作書述志，見在墓碑語中。昇生子倫，負直好義，三  
古之遺德也。配王氏，生公及次子應昌，公自幼穎異，授  
之書，輒記弗忘，成化弘治中，為咸寧縣學生，授易旁及  
群籍，不專記誦而妙契古人，作為文章，秀麗奇特，獨步  
一時。督學浮梁，其先生與其進上饒，曼先生訝其才，令  
其潘先生賞其文，其書策試三秦人物，其卷曰英風雲

寒氣凌霄漢耳矣弘治己酉果舉鄉試第二人丙辰舉  
進士觀政戶部其年秋濟糶金甘肅有以羨餘言者公  
叱去秋毫無所苟明年丁巳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  
治而是時又乏善令又庶事一切頽廢相賦至數年  
前令苦治竟不完公曰百姓人耳獨河內異邪乃加意  
撫循之不率設者治之不妄咎一人具放戶數高下之  
則躬爲編坐奸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租賦完徭役均  
百廢興詞訟希少豪民斂跡夫暇則課諸生今工部侍  
郎何粹夫尚未知名公許以爲聖賢之學台輔之器也  
晉王宗器先生守懷慶而河內附郭縣也嘗召公飲

食歌咏問民所疾苦以弟呼之公禮益謙然意有不合  
輒盡言不少避君子以爲各得其道戊午春九思以庶  
皆工送幼子道河內入其竟民咸樂道之至其庭吏縮  
首立如植視其室服食器用泊如也乃賀曰可謂不負  
公字予曰敬夫克吾志湏吾民子孫世世思之斯其可  
耳當道方有旌薦乃明年己未夏以母喪歸百姓走送  
涕泣欲留其輶以去後之思公拒不可竟日乃始別去  
三年喪畢辛酉冬改任徽郡歙縣郡考亭故里雖稱文  
獻然俗好氣健訟好交結貴人爭地數尺乃起訟連歲  
費千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家大族推動禍福公至

持之以靜事求可不枉道徇人父乃自定民有據險不  
輸賦者且五十年公出榜招之曰不來自死乃懼輸賦  
乃坐重役示罰于是諸租賦無敢後期至者郡有殺人  
者父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  
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推事中  
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  
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入曰殺人者汝其入也動推  
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  
縱觀之乃一人嗟歎首側者父之因枕其吮遂絕是時  
公已教錄卒覘舉措夫覘者以告遂執而抵于法蓋殺

人利其財不絕或出語故復來扼腕耳于是縣中極  
爲神明歌頌之今少保皇蘭彭先生故叅政廣東何子  
敬相繼守郡咸禮重公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問勞而  
舉薦甲子冬北上考績比歸之明年乙丑吏部以風憲  
起公贖饋一無所受學士經生隱逸之老以其德政播  
諸詩歌聯爲巨軸附之行李具在家傳不可勝書書其  
大者併于河內比蹟循良俟觀風者采焉正德丙寅春  
公行未至有命授吏部稽勲主事丁卯調文選是時權  
貴用事公既無干謁亦不矯激惟知自守既乃厭棄求  
歸尚書許公勸留乃止己巳考績上上于是天子勅封



其父倫承德郎文選主事贈母王氏安人哀嘉之尋陞  
稽勳署員外郎是時張尚質為尚書欲起拜公公不可  
張怒陞公湖廣按察僉事督學實左遷也庚午春公涖  
湖廣會當鄉試而湖山闊遠兼之甲濕公且病且憊于  
是校定諸士不能徧歷或合數處群試之場屋事竣方  
施教約乃明年辛未言者以公簡出為辭遂改督也河  
南然鑒別之精予奪之公諸士實心服焉于其去也咸  
惜之而言者乃爾不知其何說也至河南數日復以繼  
母王氏之喪歸癸酉喪畢挾其子平畢姻京師有勸公  
部見復官者不聽而還甲戌春部檄改公

任備陳確在  
甲戌年

贖罪米粟千石及數百金儲諸府庫立之卷籍以為官  
需至于黜貪汙之吏革濫稅之關威令赫然行矣乃乙  
亥秋有詔罷陳睢兵備帶銜河南聽用公浩然而歸而  
是時封君病見公喜甚吏部尋檄公督屯河南乃封君  
竟老病卒公得以侍醫藥躬殯葬無遺憾焉豈非天  
祐之純孝哉己卯喪畢復改山西督屯是時屯田子粒  
負欠二四年併徵實難公謀諸撫按許他物相準即以  
給諸士卒甫三月完十六七撫按咨嗟數異兵獎其賢  
庚辰夏以三載考績告行其實元以西歸也既歸之明  
年辛巳擢山西按察副使公尚堅臥親朋勸進至曰安

石不起如蒼生何公以天子新即位不敢虛負努力復  
行既至未久入賀萬壽聖節即上疏乞休蓋自陳雖後  
嘗兩上疏不許至今乃許之公先是買田長安城東為  
歸畊之園築望秋之樓建獨笑之堂引濯纓之流構弄  
月之亭竒葩異草珍果之植簣簞之林紛列雜布備遊  
樂焉未能也而今乃得之喜可知矣歸未久嘉靖壬午  
繼吳杜氏又卒既葬乃與朋好日遊城東飲酒賦詩公  
每賦詩搜抉竒巧不驚人不已故平生文章詩所得不  
多然類非世俗所能也至其愛親友弟曲盡衷悃好賢  
疾邪擇交寡合通達治體學堪經濟風流慷慨儵然特

乘蓋當世之英三秦豪傑之才也然一僉事十三年不  
得調既調即歸歸五年乃遂不起距生天順戊寅七月  
十九日壽六十九歲痛哉公乎竟若是已矣公配李氏  
繼徐氏皆贈封為安人焉然皆無子置側室四人竟亦  
無子于是以應昌之子平後于公公卒後二日而側室  
劉氏者燕人也乃自經死殉公別有志又族子驅嘗及  
事公公亦愛之驅自誓與其妻孥事徐安人終身以報  
于公也嗚呼亦于此可知公之化深矣然平為咸寧縣  
學生授禮記有名足繼公志生有子女二人子曰楊家  
而其女弟亦公夫婦育之嫁為長安縣學生楊宗輝妻

公子此亦可以無憾云乎來送公世行且告菴夫公子  
九思所以教愛之者一話一揖亦恐或愆况其大者乎  
情猶兄弟義兼師友知公宜莫如予又公命銘其啟辭  
第以筆路荒蕪不能揄揚盛德為可愧也乃灑泣為之  
銘曰

英英敲湖舉世守同而公則殊文以奇癖行卓而孤經  
國之十世則我迂彼同而腴我殊而枯東苑歸畊其樂  
于于吁嗟敲湖彼腴而迂我枯而愉清風灑然萬世之  
譽

明故奉議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致

仕李君墓志銘

予同君爲舉子三走禮部其後在翰林君爲御史居同  
巷予罷壽州取道河南是時君在陳留冒暑走五十里  
會予朱仙鎮又十年君亦致仕以蓋數會焉嘉靖丁亥  
秋八月予過輿平見其容稍損向之乃微告予曰近忽  
嘔血即止覺少差矣予執其手曰老且至其善自持然  
亦以爲無患也未幾報君捐館舍矣予始未之信尋知  
竟以嘔血至此嗚呼悲哉蓋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  
也距生天順癸未十月十二日壽六十五歲卜以明年  
戊子冬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城南新塋成其配康孺人

之兆與合葬孺人之墓也予為銘至是次子時華復述  
君世行以請嗚呼予何忍而不銘君也君諱紀字維之  
與平人也少年神骨清聳人為學官弟子受尚書不數  
三學成舉成化丙午鄉試年二十四矣其後五走禮部  
竟不第弘治壬戌以父母老于是不得已謁選為鹿邑  
知縣鹿邑城復下隍久盜賊橫起竊府庫劫掠富民往  
往往百之君至不兩月先為築城城完乃下令捕盜乃均  
徭復撫寒餓勸農桑理獄訟久之民安盜由此息矣乃  
飭學校課諸生彬彬然者佻簡業文乎其有得焉又  
之教化行也俗成歌頌與矣于是撫按及藩臬諸公咸

謂邑小不盡其才奏移祥符乃鹿邑之民亦北走之窟  
未及至而命下矣啓行之日民無老幼貴賤爭走捧  
送有泣下者然自壬戌抵甲子泣政財兩年耳而民仰  
慕之深至于正德己巳猶磨石書其德政為去思之碑  
焉君至祥符人見前令無能保終者咸為君慮蓋縣附  
藩省今日跨馬受約束于所轄少不可即訶叱甚則鞭  
扑之又送往迎來飲食常失節至于獄訟租賦之事暮  
夜始據案舉燭了理漏下三二鼓以為常此非大有才  
氣鮮不仆者君子是先其大者急者職事當為者種  
種有緒矣掃門一錢不入火之猶夫受約束也所轄者



從而禮貌之加舉薦焉猶夫送往迎來也飲食以時猶  
夫暮夜了理公事也夕暇與賢士大夫飲射之若是者  
三年會武宗新即位君亦政成于是北上考課既歸之  
明年丁卯召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戊辰春巡視通州  
諸倉未幾以父喪歸庚午闕瑾事敗君以同鄉并左遷  
知縣大學士野亭劉公陳蕃人也雅重君請于吏部得  
陳留云是時諸郡盜起守令多棄城走獨陳留以君完  
今少保幸庵彭公總制兵馬奏君治行爲河南第一在  
陳留年而癸酉秋擢寧海知州在寧海一年化頑民擒  
巨盜威惠流海濱矣撫按諸公又以郡小才不克盡奏

移臨清臨清南北要衝送迎無虛日又鎮守太監在構  
副使開廠諸主事供億繁費且盜賊後居民凋敝處之  
亦甚難也乃以委君君出自祥符以其盤根錯節之餘  
舉丰輝之即迎刃而解聲稱藉甚吏部兩以僉事擬君  
不果踰三年丙子以母喪歸喪畢稍遷前軍都督府經  
歷一年擢山東按察僉事奉勅提督畿內屯田其地多  
權貴侵漁小民君不顧一切繩之以法乃嘉靖壬午竟  
由此起謗君乃投劾不待報徑歸予每會君見其為樂  
甚歡以為期願可得也不意其至此嗚呼悲哉君自曾  
祖彥才祖英父壽家世為農至君以文學興在祥符續

最得勅封其父文林郎祥符知縣母繼母兩張孺人及  
配康孺人皆贈封焉康孺人生四男子時芳泰三與膳  
時華太學生時茂時蔚俱縣學生時茂先卒一女適郭  
瑞君尚有側室張氏生男子時芳時蔭又有孫男三人  
女五人君入爲御史時瑾尚未顯用事甫一年而君以  
憂歸予知之固未與識也比瑾敗咸謂君無故乃一御  
史祥符人爲舉子時君甚愛之乃號于衆曰如李其與  
平字破不得遂有陳留之後然未久而御史者瑞酒不  
四十死無後而君蹤跡明官至大夫壽年古稀子孫勃  
然興焉天道果何如也此亦足爲妄言者之戒銘曰

巷伯有言彼譖人者亦已大甚有如李蒼歸潔其身亦  
憊于譖彼蒼者天矜此勞人蹟而復伸有德有年有子  
有孫其樂孔殷既鈇而終來即玄宮銘以無窮